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 二十五

司馬氏 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蔡氏 元鼎中庸大學解

佚

陳氏孔碩中庸大學講義

未見

閩書孔碩字膚仲侯官人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文公
學官秘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

陳氏淳中庸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李昂英跋曰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梓嘉興後學共使之由北溪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黌舍者此諸

葛君也珏其名

魏氏文翁

中庸大學講義

二卷

佚

魏了翁志曰嘉父名文翁邛之蒲江人舉嘉定四年進士以朝議大夫知叙州

蔡氏

淵

中庸大學思問

未見

李氏起謂中庸大學要語

佚

柴氏元祐中庸大學說

佚

謝氏興甫中庸大學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牟氏少真中庸大學發蒙俗解

佚

魏了翁跋曰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
言俚字為文者蓋弟子之於師惟恐稍失其指故聽
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
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
陋今牟君之為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貽後而為
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人若
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

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年君歸為我精思而文言之亦當有商略者茲未暇及也

熊氏

慶甫

庸學緒言

一卷

佚

謝氏

升賢

中庸大學解

佚

姓譜字景芳仙遊人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

所著中庸大學解刻於蕪泉書院

黃氏必昌中庸大學講豪

佚

閩書必昌字京父晉江人從陳淳學嘉定十年進士
判循州

李昂英跋曰吾友黃京父主濂堂日沃諸生胸次以
大學中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
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真切處

如良畫狀人物考察精密處如歷家步星氣於義理
無少差蓋淵源於北溪而根柢乎考亭者為後學之
益多矣京父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
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說而已也

方氏達辰中庸大學釋傳

三卷

未見

戴氏景魏中庸大學要義

佚

黃震序曰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真是有功後學知仁勇三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為貴誠之正是用功處前輩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思誠為證至如既稟之如字親新之通用素隱之作素本因古字之從宜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為前輩之拾遺其他大

義不暇遍舉惟以蒲蘆為蜾蠃雖本爾雅然蜾蠃蟲
類恐於地道敏樹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祖為改葬
雖以下文葬祭為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葬亦是
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
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內切身之冠冕亦可褫之而
易七章為九章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物孰重輕況
下文明言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
禮合因在日之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祖之生為諸

侯葬以諸侯為己合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

王氏幼孫中庸大學章句

二卷

佚

劉氏黻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載蒙川集

傅氏子雲中庸大學解

未見

何氏夢桂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載集中

鄭氏儀孫中庸大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建安人咸淳癸酉應賢良舉

鄭氏奕夫

中庸大學章旨

佚

魯川胡氏

名未詳

中庸大學說要

佚

程琰曰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
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
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非口耳之學也

潘氏迪 中庸大學述解

佚

葉氏瑞 中庸大學提要

六卷

佚

曾氏貫 庸學標注

佚

饒氏魯 中庸大學纂述

二卷

庸學十一圖

一卷

俱未見

按以上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系小戴記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尚存也自是而後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

庸居末科目日重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
記之次矣

袁氏明善大學中庸錄

未見

楊士奇曰大學中庸日錄元吳文正門人袁明善述
其師授之旨而為之者也有文正公補大學第五章
黃虞稷曰明善臨川人

倪氏公晦學庸約說

佚

黃氏 文傑

大學中庸雙說

佚

江西通志黃文傑字顯明上猶人大德中安遠教授

秦氏 玉

大學中庸標說

一作探說

佚

王逢曰秦玉字德卿隱居崇明淑門弟子若干人及卒

私謚孝友先生

黃虞稷曰太倉人約之父

朱氏升大學中庸旁注

各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為諸生作書旁
注觀者善之以其注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即了無
繁復之勞也既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注詩經未克
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注脫豪稍有傳抄之者

然日知所亡竄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
中庸旁注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
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
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
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
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
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
四書皆欲旁注之以為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

也雖然愚之所注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既殊辭語各有宜也至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戌秋日

又跋大學旁注曰大學以修己治人為綱要以致知力行為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

定靜安論語所謂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即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心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既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即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為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

可以全其靜之真也此聖賢之心法為傳學之本也而旁注不能詳具故表而著之云

又跋中庸旁注曰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今茲旁注既各取其長矣至於知仁勇之用至誠不貳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間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

子願有以教之

范氏

祖幹

大學中庸發微

未見

曾氏

景修

大學中庸詳說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洪武中德安府學教授

張氏

萬

學庸句解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官秦府長史

李氏

希顏

大學中庸心法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邳縣人明初徵入大本堂說經累官右春

坊贊善大夫

詹氏

鳳翔

大學中庸章句

未見

熊氏釗學庸私錄

二卷

未見

江西通志熊釗字伯幾進賢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授崇仁學官解徐壽輝之圍授臨江縣知事洪武初拔書會同館

黃氏潤玉
庸學通旨

二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

葉氏挺學庸庭訓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正統間舉經明行修

程氏先民學庸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浮梁人

王氏綸學庸要旨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王綸字汝言慈谿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吳氏世忠學庸通旨

未見

朱氏諫學庸圖說

未見

黃虞稷曰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吉安知府

童氏品學庸大義辨疑學庸精義

俱未見

孫氏緒大學中庸放言

二卷

未見

鄭珣曰沙溪孫氏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

僕寺卿

朱氏

文簡

學庸圖說

未見

温州府志文簡字元可樂清人徙永嘉弘治甲子舉人晉江教諭

施氏

儒

學庸臆說

未見

黃虞稷曰歸安人正德辛未進士

金氏貢亨學庸議

二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學庸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廣西按察使

章氏袞學庸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汝明臨川人嘉靖癸未進士陝西按察

副使

李氏渭學庸答問

一卷

佚

默記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於鄉仕至

雲南叅政

馬氏森學庸口義

三卷

未見

徐氏壙學庸初問

二卷

存

張正位序曰嘉靖壬戌之秋柱史巖泉先生奉天子

命督視兩淮駐節於揚越明年綱紀肅張遐邇風動
遂進多士每期月三集於郡庠之崇文閣晨興即至
學諸生無間少長咸侍於側次第請益首舉學庸二
書章分句析挈領提綱欲人同喻其旨既乃盡以所
講究者筆之為書題曰學庸初問闡幽顯微於先儒
注疏裨益實多先賢述作發明殆盡益信先生所得
於學庸者深矣位敬請而刻之

繆泳曰壙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游氏 日章 學庸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

萬氏 表 學庸志略

未見

吳氏 中立 學庸大旨

未見

黃虞稷曰中立字公度蒲城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尚

寶司丞

鄒氏

元標

鄒子學庸商求

二卷

未見

王氏

豫

學庸識大錄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烏程人萬厯丁丑進士

鄒氏德溥學庸宗釋

未見

鄒氏德泳學庸歸旨

未見

董氏應舉學庸略

二卷

存

應舉自序曰六經定於夫子秦火厄之漢收其燼而

傳注之家作各以所見管窺沿唐至宋號為昌明然
而分章析句或更定補綴其失也端如學庸二書古
本猶存尚可尋繹宋之諸儒乃經之傳之更定而易
置之又為之補遺隔截章句予向讀而疑之作為二
略今耄矣偃曝之暇於中庸略再加刪潤使之直截
易曉又聞陽明先生崇尚古本大學遂為通略以明
簡原無錯至於格物致知之旨亦依古本尋繹併歸
知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駁非敢以為

是也

黃虞稷曰應舉號見龍閩縣人萬厯戊戌進士累官
工部右侍郎

王氏振熙學庸達解

三卷

存

張雲章曰王振熙字君含福建南安人萬厯庚戌進
士

李氏鼎學庸大旨

三篇

存

葉氏祺大學中庸臆說

三卷

存

高佑鉅曰葉祺肩字錫我嘉興人大學臆說一卷中
庸臆說二卷天啟甲子鏤板顧起元序之

王氏養性學庸傳宗叅補

一卷

未見

沈氏澣學庸蒙筏

二卷

存

繆泳曰澣字則新平湖人

程氏珣學庸問辨

佚

休寧名族志珮諸生

陳氏元綸學庸日箋

二卷

存

曹學佺曰陳道掌日箋不拘拘於字櫛句剖或用古語或用微言以證解之而自有躍然之妙

傅氏濬大學中庸俗講

二卷

未見

金氏鏡學庸緒言

未見

繆泳曰長興人

李氏觀讀儒行

一篇

存

蘇氏總龜 儒行解

一卷

佚

黃氏道周 儒行集解

一卷

存

道周序曰古未有稱儒者魯之稱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未仕者也其首行曰待聘待問待舉待取者需也

故儒之為言需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天下所待其膏
雨也而說者以為柔懦故天下無知儒者也天子無
儒臣則道義不光禮樂不作亂賊恒有天下無儒學
則驕慢上陳貪鄙下行寇攘穿窬據於高位而賢人
之德業皆熄矣仲尼故舉十七種以明之先於學問
衷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仁者儒者之質也夫子既
知儒之實不疑於名因而求之得其數種皆足以為
治其無當於是雖習章句被文繡皆小人之儒也周

之末年始不悅學原伯魯宣言於朝閔子馬聞之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於是乎下
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儒者之
學存於德行故備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
知人善任為天下得人不以爵祿為宵小僥倖不以
黼黻驕於士大夫故其懸鑑甚定取舍甚辨則備取

諸此也

劉氏

敵

與為人後議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二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禮一

鄭氏玄三禮目錄

隋志一卷

佚

三禮圖

佚

按隋志鄭玄及阮譔等撰圖共九卷

阮氏譔
三禮圖

三卷

佚

裴松之曰阮譔字士信

隋書注後漢侍中

後魏禮志阮譔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張昭曰阮譙受禮學於蔡母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
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按初學記引阮氏三禮圖文云牛鼎受一斛
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餘書所引但云三
禮圖不言阮氏

范氏隆三禮吉凶宗紀

佚

晉書范隆字玄嵩雁門人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

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後依劉元海為

大鴻臚

董氏景道
三禮通論

佚

晉書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氏獻之
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 不著姓名

佚

陶氏 弘景 三禮目錄注

七錄一卷

佚

戚氏 袞 三禮義記

佚

崔氏 靈恩 三禮義宗

隋志三十卷

佚

梁書靈恩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

李受曰靈恩達於禮總諸儒三禮之說而評之為義宗論議洪博後世鮮能及

王方慶曰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

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串該

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演闕深有名前世

晁公武曰靈恩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
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
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
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
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
商畧其可否為禮學之最

陳振孫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

儒之論博而核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厯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王應麟曰義宗始於明天地以下歲祭終於明周禮儀禮禮記廢興義慶厯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

元氏延明三禮宗畧

隋志二十卷

佚

夏侯氏伏朗三禮圖

唐志十二卷

佚

張彥遠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左武侯執

旗侍官夏侯朗畫

李氏玄植三禮音義

佚

舊唐書李玄植受三禮於賈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

代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

王氏恭三禮義證

佚

唐書王恭貞觀初為太學博士講三禮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韋氏叔夏三禮要記

三十卷

佚

舊唐書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神龍中拜國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張氏鎰
三禮圖

唐志九卷

佚

舊唐書張鎰為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梁氏正
三禮圖

九卷

佚

宗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

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
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圖記更加評
議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宋志二十卷

存

竇儼序曰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嚴而人間尚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宗正舊物儀形作範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來不能慕遠無所釐正溺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為千載之絕軌去聖遼賈名實謬乖朱紫混淆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正之而名儒嚮風適如所

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髦之歲篤志於
禮禮經之內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闕
雖既亂師摯憫之今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
失之甚焉施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
欲正失於得近邪於正潛訪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
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
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彝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
親自規模舉之措之或沿或革從理以變惟適其本

時之學者曉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
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之言豈容如是吾誰
適從之歎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裕於千古
遂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
命績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為正
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
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惠朔用其互聞
呂望存其兩說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

其象遵其文繹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較作程立制
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既勤且哲何滯不通
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
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
事之體既盡美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
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詔儼
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宗義自序曰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

式上下差違既無所從難以取象蓋久傳俗不知所
自也臣崇義先於顯德三年冬奉命差定郊廟器玉
因敢刪改其或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畧
其制者瑚簋車輅之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畧振
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
有其名而無其制者亦畧而不圖仍別序目錄共為
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
傍依疏義事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圖有未周

則於目錄內詳證以補其闕又按詳近禮周知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第叙既訖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之別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焉圭璧繅藉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陳伯廣跋曰三禮圖始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

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閏月三日

宗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聶宗義周顯德中叅定郊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續素而申釋之每篇自叙其凡叅以近世沿革之說建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竇儼為序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叅議拙多所駁正宗義復引經以釋之其駁義及答義各四卷率列於注釋詔頒行

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晁公武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
謏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
獎其志學竇儼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
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
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林光朝曰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即畫穀蒲
璧即畫蒲皆以意為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

粟文耳

陳振孫曰蓋用舊圖本六家叅定故題集注詔國學
圖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
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為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
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
矣

宋史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
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

板於國學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
宗詔崇義叅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
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
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
寔歷年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
尋故實刊正疑誤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
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
人更同叅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為商榷五月賜

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實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紀寢遠圖績缺然舛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整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

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
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
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
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
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
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
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
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

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
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
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
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
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
綦母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
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如梁
正之言可知謚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

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叅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叅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

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
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
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
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
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
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
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
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

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

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鼐崇義去金畫鑊臣等叅詳舊圖皆有金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金詩云惟錡及金又云漑之金鵠春秋傳云錡金之器禮記云燔豕俾豚解云古未有甑

釜所以燔俾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文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祭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為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

陸元輔曰周顯德中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
據經典考譯器象由唐虞迄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彝
尊圖中犧象二尊並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
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
其圖度未必盡如古者有由然也

楊氏杰補正三禮圖

三十八卷

未見

杰自序曰周禮六篇首曰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

地之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

庠序之教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

和樂生焉有所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威

物正於國則厯象順於天則灾咎不形於物格灾咎

於一時傳簡書於萬世故禮圖之次一曰地利

卷八

二

曰丘壇

卷三

三曰宗廟

卷二

四曰宮室

五曰庠序

共一卷

六

曰衣冠

卷三

曰車旂

卷三

曰寶貨

卷一

曰物用

卷三

十

曰樂制

卷一

十一曰武制

卷二

十二曰歷象

卷二

十三曰失

利災應

共二卷

通圖議三卷序

目三卷為三十八卷

伏惟聖王覽其所圖

鑒其所次法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為簡書

之傳無災咎為號令之應歷象得而順禮得而正樂

得而和寶貨物用得而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

序得而嚴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

聖神宗支傳億萬載此愚臣次篇之意也

歐陽氏丙三禮名義

宋志五卷

佚

魯氏有開三禮通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銓二禮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趙氏

汝談

二禮注

未見

陸元輔曰無儀禮

王氏

宗道

二禮說

七卷

佚

趙氏

敦臨

三禮發微

四卷

未見

王圻曰敦臨奉化人紹興進士官承議郎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李氏心傳丁丑三禮辨

宋志二十三卷

佚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

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疑而詳識之

熊氏慶胄三禮通議

慶建寧府志作夢

佚

閩書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淵後游真德秀劉廔之門

練氏未二禮疑釋

佚

熊氏 禾 三禮考異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

盧

應

膳錄鹽生

臣

許

溶

膳錄監生

臣

李維

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四至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三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禮二

三禮考註

六十四卷

存

楊士奇跋曰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叙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壁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己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壁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

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叙錄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雷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雷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叙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

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為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轂無別又其卷首亦載叙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為無疑豈壁所增耶壁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

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為然故知其為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夏時正曰草廬吳先生奮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三禮考註於是一經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先生有功是經大矣

羅倫序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豈人心異於古哉

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為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為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

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蓋
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
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
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璧彥文從康之
孫求得之掩為己作以公支言叙錄考之逸禮八篇
今存者六篇儀禮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
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
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為之而未

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為豈
璧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
義公食大夫義叙錄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
補者皆出戴記叙錄成於蚤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
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簣矣其可徵無疑也
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
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
錄今此書增入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

樂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叙錄所載
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
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彙混淆注釋粗
畧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
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
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
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
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

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
為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
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歿授其意於
孫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
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
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為後人所亂者如此
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
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

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
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俾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讐之
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
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卧病深山僻無書
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
恐不無譌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
用心亦可尚矣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余曰沅州劉
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

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鄭瑗曰三禮考注或謂非吳文正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叙

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叙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
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
亦載叙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
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
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
叙錄云儀禮傳十篇激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
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叙錄
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

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議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

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
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叙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
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
云中雷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乃以
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艸日生一
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
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
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

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畧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也決矣

唐樞曰吳氏考注以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設焉在昔舜命禹作司空任平

水土之事是故為事典掌邦土惟其掌邦土故司徒之屬易以雜之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也至其所定六官亦未盡當

按艸廬先生諸經解各有叙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為晏氏偽託無疑

疑

蕭氏軒三禮記

四卷

未見

蘇天爵志墓曰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曰蕭公鄉
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隱終南
山下鑿土室以居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
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深思
其義如是者三十年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

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又深通六書
不失其旨家多藏書手自校讐經傳音訓之訛必字
字正之為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
不與翰林姚文公燧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
陶宗儀曰蕭貞敏公鵬字維斗京兆人早歲為吏辭
退隱居讀書從公遊者屢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
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

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
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

按蕭公三禮說蘇氏墓志不載而連江陳氏
書目有之

韓氏信同三禮旁注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禮 三

朱氏 升 三禮旁注

未見

董氏 彝 二戴禮解

佚

樂平縣志董彞字宗文至正間領鄉薦授慶元學正
洪武初為國子學錄

王氏廉三禮纂要

未見

夏氏時正三禮儀畧舉要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歷

官南京大理寺卿

楊氏守陳三禮私抄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為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為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

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為儀禮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為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事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草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為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

無窮堊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
久而粗識其梗槩乃倣朱子而析經附傳倣吳氏而
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為記然傳
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
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
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雖擇抄諸家
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
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抄此禮者豈

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窮則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程氏材三禮考

未見

徽州府志程材字良用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汀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劉瑾馬永成谷大用不

報嘉靖初召還已卒

湛氏 若水 二禮經傳測

六十八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
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
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
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
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為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
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
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
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
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
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為上經而儀禮
為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

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為
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
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為儀禮逸經傳庶見存
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為之
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傳測以補禮經之殘缺焉
黃虞稷曰大指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其王制
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
為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

公符等四篇為儀禮逸經傳嘉靖十五年若水為南京吏部尚書以其書進呈

陸元輔曰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為先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後學惟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旌獎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三禮訂疑

未見

劉氏續三禮圖

二卷

存

績自序曰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於異端

矣績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氏

汝成

三禮纂注

四十九卷

存

汝成自序周禮注曰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冲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

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良要非聖人莫之能者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吳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即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於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為之注以昭古者

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掩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官之後

又自序儀禮注曰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禮也張淳以為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詳次禮經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節

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汝叔齊謂
守其國行其政令為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為儀此
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為禮儀以為
人倫品式俾天下為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
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此所謂修道之
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
喪祭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
遂以此禮為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興致太平時作

自今觀之郁郁乎文誠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為據依而行此有周盛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於禮義準繩之中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為古今冠此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曲防禮外無事物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之此十七篇者特

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於士詳而大夫諸侯特畧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於乎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王盛德之一二顧以無用於今世為辭遂絕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為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於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解未脫橐而歿然尚賴其書使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即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志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是經與

記別載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淆於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吳幼清氏叙錄既知非之及考注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為注簡畧特甚予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問傳三年問雜記祭

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淆在禮記之中
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間他篇
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
之論有裨於經者既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
焉於乎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
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
信然乎

又自序禮記注曰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

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傳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為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六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世傳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為經此記四十九篇為傳豈不以為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歟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缺故名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邃奧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

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
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
周禮取附於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
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為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
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
儀文有裨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昏義
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為經之傳
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間

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
意或撫經之未備並非記然記述者不倫應附在各
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三十五
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為禮記以其通論禮
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
之書以官著禮以禮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通
禮惟此戴記發揮二禮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
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尚知所重輕焉

宋儀望總序曰萬厯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奧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修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向歆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

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為序黃虞稷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舉人翰林院待詔所纂周禮六卷周禮傳二卷儀禮及附傳十七卷儀禮逸經四卷儀禮餘八卷禮記十二卷

李氏黼二禮集解

十二卷

存

黼自序曰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
儀禮並周公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
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
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其義疏耳深
恨當時廢經用傳著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
以詔萬世慨自三代之後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
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終廢哉方今聖
天子在上大有作為於是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

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於世誠一代斯文之
幸顧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為後儒所淆亂於
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
更儀禮凡記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備之義今
悉錯之於前及其所注皆襲鄭賈注疏之舊雖畧有
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興陳君復周禮集說秦溪楊
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非成書黼自蚤歲竊有志
於是而未有所得研覃精思竭平生之力粗知一二

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
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
之舊合二禮為一總名之曰二禮而所集之解更考
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屬者竊以己意
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說以官名各置本章之首儀
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
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
之意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尚當取正於有道

使一字一句一條一節皆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蘊無愧於諸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

陸元輔曰李君所解皆集諸家之說而間有出己獨見者今載一二條於左以見梗槩於天官冢宰曰黼按治官之屬自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卿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乃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

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
官也後五官倣此又按六官之屬太宰大司徒大宗
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凡六人小宰小
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二人
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下大夫各四人合司空
凡二十六人上士各八人合司空凡四十八人禮記
謂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此多寡不同恐
非周制今未之考也

黃虞稷曰合周禮儀禮為一集諸家之說間出己見以解之黼嘉靖間無錫人

袁氏仁三禮穴法

未見

仁自序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古聖人所以叙彝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蚩蚩而列為章服物采以教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

精神統會若藏之有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
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
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得其中正而千里氣
脈舉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散於萬物極之
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之穴總在一
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為吉
禮因怒而為軍禮因哀而為喪禮因樂而為賓嘉之
禮然皆末也非所謂未發也情識未動廓然太虛斯

為未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
凶軍賓嘉之禮予彙三禮為一帙隨文演義頗涉支
離而總之以中為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
先王所制之迹遂執章服物采目之為禮既已大謬
矣沿習既久典禮盡湮舉章服物采之粗迹亦顛倒
泯滅不可復識則三經所存者乃空谷足音可喜不
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少之

李氏經綸
三禮類編

三十卷

存

經綸自述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記一卷

陸元輔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其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綱目而引經傳之文以實之書成未刊行侯學使峒曾購得抄本歸予於嘉定兵後從書肆

得之

鄧氏元錫三禮編繹

二十六卷

存

元錫自序曰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名余聞之李
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
庸畢具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
王以訓齊天下為之冠以重成人為之昏以合二姓

為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為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
亡為之郊社饗饋以儉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
之禮又為朝覲聘問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
地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建冢宰以
儀天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
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
蓋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彝以興王治者也韓起
適魯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

人之道盡於禮也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禮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

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
夏宗冬遇殷見衆覲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
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
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
玉藻諸篇為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古今異宜
難施行者為下篇其儀禮本古經為經經有義見戴
記者類附經為傳傳錯見他說中者摭取之為外記
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

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為篇匪曰銓訂庸便誦服云

吳氏繼仕三禮定正集註

六十卷

未見

柯氏尚遷三禮全經釋原

未見

尚遷自序曰三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為經常之典今考其為治之迹垂於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

儀禮曰曲禮皆周公之所筆削兼三王之舊章而立
教者也周禮彌綸天地之道裁制萬物之宜以經理
天下儀禮制節人道之大使得其序曲禮於彝倫日
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
斯三者皆於物我同體之中辨其異以合於同制其
違以達於順則文武雖亡而道存矣此周公之心也
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府而禮樂則
以配陰陽而升降污隆於四府之間是三禮非四經

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
義或偏未即害事三禮致用之本臆見穿鑿施之政
治必致破壞天下流毒生民豈不尤難於四經也乎
愚生也後不獲大儒面命居僻海隅考究乏籍但以
世所通傳者誦習時有新得掩卷而嘆以正經不亡
但為儒者紛亂遂慨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
削去移官之論以遂人為冬官經以証經而六典復
悟鄉遂之職無府史胥徒為在民舉教之官而鄉舉

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征而賦斂明井
田只定一夫之經界萊易數牧有制而土地均表司
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女宮
加男爵為六宮傅母與內宰掌奄人內外通令而萬
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祿
有等而官制明明簡稽之制有三番挑選之精而軍
政舉五刑為墨劓宮刑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
道清明發大司樂三宮之制推明六代之樂辨天地

各有分合祀之禮則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
大綱可復三代之舊者也儀禮則依朱子家鄉邦國
王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為家禮相見射鄉為鄉
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為邦國禮而古經十七篇已
備獨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為綱取諸官聯職
行五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吉凶軍賓嘉
之禮則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
雖亡可知其緊矣於戴記中表曲禮為正經而內則

少儀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為篇漢儒取首句為之名此五篇乃遺經之幸存者乃以曲禮為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要皆彛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宗禮於末則曲禮為經亦全矣全經既備其有古人傳述以翊經文之不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取禮記中

王制月令明堂位內則中珍饌記外取逸司馬法考
工記為周禮內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閒居禮
運禮器樂記為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為
曲禮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盡附儀禮從朱子之
意也經傳既定不揆愚陋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
以參鄙見周禮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為之
原焉儀禮文辭高邃執禮協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
釋之外錄甘泉湛子之測不別作原曲禮言近指遠

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要義所在或按或原
以別之忘寢忘食殆三十載而後先王制禮聖人垂
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滯南都文獻所萃乃以
舊業重新釐正刪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以俟
後之君子

陳氏與郊三禮廣義

未見

鄭氏失名三禮名義疏

宋志五卷

佚

亡名氏三禮大義

隋志十三卷

佚

三禮雜大義

隋志三卷

佚

三禮圖

宋志十二卷

佚

三禮圖駁議

宋志二十卷

佚

三禮分門統要

宋志三十六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